



山东地方戲曲

韓原借糧

(茂 腔)

李玉香、吳杰、董長河整理

吳 杰 执 笔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


人 物：秦連玉、張二、韓原、秦美蓉。

第 一 場

秦：（上）平地一雷起了家，

誰不把我財主夸！

（白）想我秦連玉，跟前只有一女，名喚美蓉，當年曾將她許配韓原為婚。自从我時來運轉，發了一筆橫財，成為富戶，哪能再和韓原攀這門旁親戚。昨日曾見他一面，是我計上心頭，打算將他騙來家下，逼他退婚，另將女兒選配高門大戶，豈不是好！哈……（唱）

昨日我催租路過北尺村，

見韓原打柴回家門，

他當場見了我施下一禮，

施下禮口稱我岳父大人，

羞的我臉發紅耳朵發熱，

氣的我渾身哆嗦直咬牙根。

有心當場將他罵，

他身旁圍着四鄰一大羣，

無奈何暫壓下心頭怒火，

假意兒借糧給他攻讀詩文。

有道是：

癩蛤蟆妄想吃天鵝肉，
鳳凰哪能入鷄羣，
仨錢的不和倆錢的攀，
我財主哪能和穷人結亲。
袖口里訂下牢籠計，
把他騙到我家門，
穩坐漁船把網撒，
魚兒進網難脫身，
逼他寫下退婚約，
另將女兒嫁貴人。
東庄有個李武舉，
家大業大有身份，
財主閨女把舉人配，
郎才女貌稱我心，
一來是我女兒終身有了靠，
二來是光宗耀祖顯赫家門，
這才是牡丹枝上落鳳凰，
獅子羣里跑麒麟。

(白)哈哈……! (喊)張二，張二，混賬東西! (大
聲)張二——

二：(上)噯——來了，來了! 員外喚我，有何事吩咐?

秦：有一個人你可認識?

二：員外的臉大眼寬，高朋貴友，成堆拉攏，但不知問的是
哪一個?

秦：韓原，是那個打柴的窮酸!

二：韓原? 噢! 他不是我家姑爺，員外的門婿么?

秦：呸! 什麼姑爺? 什麼門婿? 是打柴的窮酸!

二：員外問他作甚？

秦：这个——不要你管。今天那穷酸定要前来，你到大門以外等候于他，他若到来，將他从小門領来見我！

二：你还是吩咐开大門迎接才是！

秦：呸！大門是高人貴客走的，不是給打柴的穷酸开的！

二：員外的門婿，我的姑爷，还不是貴客么？

秦：噯——他不是穷么？人穷必賤，他就不貴了！不要罗嗦，快去！（下）

二：噯——原来是人穷就不貴了！（出門）啊呀呀！想我姑爷为人忠厚，今日到来，看这老东西的样儿，一定是不存好心，又不知要耍他的什么花花詭計，这便如何是好？（想）有了！不免等他到来，看看动静如何，再作道理。正是：不怕你的妙計巧，就是我張二走的高！（下）

第 二 場

原：（內）走啊！（唱）

我韓原人穷志不短，
白日打柴夜讀圣贤。
北尺村遇見秦連玉，
叫我借粮到他家園。
岳父家本是个暴发戶，
他不認亲戚只認識錢，
不去他家把粮借，
我腹内飢餓身上寒，
有心去把粮米借，

怕只怕空走一場難遂心願。

我好比，

斷水無食的籠中鳥；

我好比，

半空的风箏斷了綫；

我好比，

破船遇到了大風浪；

我好比，

深夜掉進了爛泥灣。

這才是，

前無大道後無路，

久滯偏逢連陰天。

左思右想無辦法，

忍辱含羞去看看，

心急燒起胸中火，

頂頭風扑面似刀穿。

停步來到大門口，（張二暗上）

張二站在大門前，

走到跟前施下禮，

你員外可曾在家居？

（白）張二哥哥，你家員外可曾在家？

二：原來是韓姑爺到了，我正在等候于你，今天我家員外氣色不正，話里套話，此番見他，你要心中留意才是。

原：我記下了！

二：來來來，請你委屈一時，隨我從這小門進去！

原：唉！

二：已來到客廳，待我與你通票！

原：有勞你了！

二：請員外！

泰：（上）等那窮酸怎么样了？

二：韓姑爺已到。

泰：叫他進來！

二：有請韓姑爺！

原：是！（進）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有禮！

泰：啊！張二，从哪里刮來的臭腥氣？

二：也許員外你的鼻子犯了什麼毛病，這大廳之內，滿屋清香，哪來臭腥氣。

泰：什麼？

二：我家姑爺到來多時了！

泰：韓原到了？

二：啊呀呀！也許員外的眼睛也犯了什麼毛病，這麼大的一個活人，站在跟前，員外竟看不見……

泰：噢——韓原，你不在家過你的窮日子，怎麼跑到我這裡來了？不怕耽誤你打柴賣錢發財么？

原：昨日岳父大人路過北尺村，曾許我雜糧幾担，銅錢幾串，今天我是借貸而來！

泰：他說什麼？張二！

二：員外你不是說借糧借錢給他么？他來借貸！

泰：啊呀呀！原來你是為借貸而來。有道是：貴人不踏賤地，有吃有喝，還能跑到我這個門上來。

原：看在死去的爹娘面上，將那銅錢借與小婿幾串，也好回家度日。

泰：你說那中間方方，四圓圓的銅錢么？嘿！（唱）

說銅錢來道銅錢，

我家銅錢不希罕，
別的地方沒處攔，
吩咐塚在后花園。
不知錢塚有多大，
一棵榆樹長上邊，
那天丫頭花園去，
錢塚跟前做針錢。
來了一陣大旋風，
刮的榆樹直忽閃，
只听嘩啦一声响，
一个塚角塌半边，
丫頭压在錢里头，
吃了伸腿瞪眼丸。

(白)丫頭子叫錢壓死了，她爹找到我門上，我說：你要官罷還是私休？他爹說：什么叫官罷？什么叫私休？我說：這官罷，塌下的這個錢塚角我不要了，將它獻給衙門，咱就打個人命官司；要是私休啊，這個錢塚角我也不要了，你就拉回家去，置上几畝地也好過日子。有道是：窮不和富斗，富不和勢斗，他想了半天，不敢和我打官司，就雇了四十一輛大車，連錢帶死尸一起拉回家去了。如今我還得攢錢補起這個塚角，一文錢也借不出去了。

二：(旁)哈哈！這老東西倒耍起猴氣來了！待我給他戳破。(向原)韓姑爺，花園里的錢塚是假的，死去的丫頭倒是真的，因為她失手打碎了一個金魚缸，叫員外亲手用亂棍打死的。打死之後，又將死尸拖到后院井下，上面壓上了兩畝土。員外還說——還說——

秦：还说什么？

二：你还说，打死个了头，还真不如打死条狗，狗死了，又能吃肉，还能剥张狗皮做褥子。打死个了头，什么也捞不着，还得赔上两锹土。

秦：呸！胡扯乱道！

二：是！员外爷！

原：岳父大人，既然不肯借与铜钱，将那杂粮借几担与我，小婿也好糊口！

秦：你说那五谷杂粮么？（唱）

说杂粮来道杂粮，
我家杂粮堆满仓，
丰收年头我不动，
但等老天闹灾荒。
饿的佃户红了眼，
都来求借到门上，
员外长来员外短，
多积阴功福满堂。
见死不救非君子，
我作君子借米粮，
春天借来秋天还，
尖斗量出平斗偿，
菩萨心肠佛爷面，
我对穷人多善良！

（白）那些穷佃户们没有吃的，一个个都跑到我的门上，苦苦哀告，借粮借米，我哪能忍心不管，要管，就得把粮米借给他们。借的时候，把个斗口装的高高的，上面还竖起了一个尖，等到还的时候，就把个斗口装的平平

的，連一个小米粒也掉不出来。这一高一平，我可就吃了老亏了。如今还星星点点的剩下个十仓八仓的粮食，一家大小还得吃用，我哪里还能借与你啊！哈……

二：韓姑爷，你明白，我們員外用的是猪皮斗，到春天往外借，把这个猪皮斗放在太阳地里晒的干巴巴地象个荷包。等到秋天来还，又把这个猪皮斗放在水里泡的软活活地象条口袋。尖斗出去，还没有半斗粮食，平斗回来，兩斗还多，穷佃戶們心里都明白，就是啞巴吃黄连，有苦說不出来。員外爷你說对吧？

秦：呸！滿嘴屁話！

二：是！員外爷！

原：这个不借，那个不借，小婿告辞了！

秦：慢着！我来問你，你往哪里去？

原：我往去处去！

秦：你打哪里来？

原：我打处来！

秦：来情去理你可曉得？

原：我不曉得！

秦：听我講来！你往去处去，我就給你个三兩五兩碎銀子，帶回家去，把那个缺腿瞎眼的女人，另說上一个，就过你們的穷日子。要打处来，我就要上几样东西，你能給我送来，你就將我女儿娶去。你是要打去处去呢？还是要打处来呢？

原：我要打处来。

秦：怕你来不起！

原：我就来得起！

秦：怕你来不成！

原：我就来得成！

秦：既然如此，你听了！（唱）

气恼心头恨难消，
沒睜眼的老鼠敢咬猫。
我要你，
泰山大小兩方肉，
頂天立地兩扇瓢！

原：（旁）啊呀呀！他口出此言，分明是妥賴我的婚事，这便如何是好？

二：韓姑爷，方才員外出詩，要你答对，你何不順水推舟，流到那东洋大海——

原：（旁）噢噢噢！待我答对于他。啊！岳父大人，我在来你家的路上，曾見一樁笑人的怪事。

秦：怎么？你见过一樁怪事？

原：不錯，我见过一樁笑人的怪事！

秦：穷人見怪事，不是山鷄打架，就是野兔斗嘴，講来！

原：我在路途之上，遇見一个小小的奶猪！

秦：噫！穷人見个猪就大惊小怪起来，我那个猪欄里淨猪，大猪、小猪、还有老母猪！

原：猪和猪不一样啊！

秦：有何兩样？講来！

原：听了！（唱）

小小奶猪不算胖，
一个牙才八百八十八斤零八兩，
四个蹄爪如四座山，
根根猪毛賽柱梁，
一口能喝干南海水，

一口能吞下万担粮，
朝着地上喘口气，
你千顷的庄稼一扫光！

秦：你簡直是大天白日活見鬼，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大的猪？

原：既然沒有这么大的猪，哪里能有泰山大小兩方肉？

秦：啊！

原：怎么？

秦：这个——

原：哪个？

秦：張二，快快泡碗茶来，压压我的燒心。

二：是！（下）

秦：韓原，算叫你說到理上，这猪肉之事不提，兩扇瓢你可有吧？

二：（上）員外，茶到！

原：我还见到一个葫蘆！

秦：穷人見个葫蘆也大惊小怪起来。我后院满满地，大葫蘆、小葫蘆、还有芽芽葫蘆！

原：葫蘆和葫蘆也不一样啊！

秦：啊！怎么又不一样？

原：听了！（唱）

这个葫蘆并不大，
它在南天把根扎，
不知蔓子有多長，
在北天結了个葫蘆把人喜煞。
葫蘆里又有山来又有水，
又長了满地好庄稼，

葫蘆里也有星辰和日月，

一年四季半点不差。

秦：越說越不象話了，世界之上，哪里有这么大的葫蘆？

原：既然沒有这么大的葫蘆，哪里来的頂天立地的兩扇瓢？

秦：啊！

原：怎么？

秦：这个——

原：哪个？

二：員外，还要泡碗茶来，压压烧心么？

秦：敢来多嘴，大胆，放肆！还不往后站！

二：是！員外爷！

秦：（旁）啊呀呀！好一張厉害的巧嘴啊！（唱）

灣里的蛤蟆要成精，

地里的螭蟾想变龙，

他踏着鼻子爬上臉，

頂的我張口結舌把眼瞪！

（白）我說韓原，你有工夫和我耍嘴，我可沒有時間和你磨牙。好好好，以上這兩样东西，都算是老夫我要的，我权当將它舍在庙上还了愿。如今將我女儿要的几样东西，可得快快与我送来。你有我也得要，你沒有我也得要……

原：如此說来，岳父大人你还是非要不可？

秦：不錯，我还是非要不可！

原：怕你要不起！

秦：我就要得起！

原：怕你要不成！

秦：我非要得成！

二：噯噯噯，員外爺，你老人家何必與他生這些沒味的閑氣，要逼他退親，就用不着空口和他磨此唇舌，你就將你想要的那些天上難找、地下難尋的東西，一樣一樣的寫在禮單之上，交給他，要他照禮單行事，既有憑又有証，就是打了官司告了狀，也是先有咱爺們說的。員外爺，你看怎麼樣？

秦：嘿——這倒是個好辦法，一不用說，二不用道，紙上有字，照字行事，他可就無法再頂撞我了。對！就是這個主意。我說韓原，待我寫張禮單，你照着這禮單上的東西給我一樣一樣的送來，今天你就發轎娶親，若是缺少一樣，就與我當場退回婚約。如若不然，我就打斷你的狗腿。

原：怕你打不起！

秦：我就打得起！

原：怕你打不成！

秦：我就打得成！

二：噯噯噯，員外爺，何必和他磨這些舌頭，依我看，先將他帶至廊下，咱寫帖娶親哪！

秦：說好便好，快快帶下去！

二：是！韓姑爺，隨我來！

原：哼！（出）

二：韓姑爺，心急喝不得熱粘粥，等這老東西將紅帖寫妥，你要（附耳、手勢）我就有辦法啦！

原：多勞你了！（下）

秦：張二，看筆墨紅帖伺候。

二：說到就到。（將筆墨等拿上，另將紅帖一張藏起）員外爺，都給你準備妥當了。

泰：待我写起来！（唱）

要退亲来要退亲，
手拿七寸笔一根，
上写着：
我女儿不点好胭脂，
蚂蚁杀血两大盆；
我女儿不搽好官粉，
晒干的雪花要九斤；
蜻蜓翅子絮棉袄，
狸猫的胡子制罗裙，
天丝绣的红花鞋，
龙须制的彩手巾。
多不要来少不要，
二十四箱送进门。
娶亲不准白天娶，
半夜三更来抬亲。
高灯矮照我不要，
十三个月亮照乾坤。
庄户鼓手我不要，
八洞神仙动笙琴，
四大金刚来抬轿，
九天仙女压轿门。
两家相隔十五里，
红毡铺地三尺深，
一里要上棵摇钱树，
一里要上个绣龙墩。
摇钱树上拴海马，

绣龙墩上卧麒麟。
下轿不踏黄土地，
珍珠珠子铺当门，
步步要把金砖踩，
金砖每块六十斤。
上床扶着棵月宫树，（梭罗树）
下床踏着个聚宝盆，
你若有这些东西在，
快娶我女儿去成亲。
若没有这些东西在，
小韩原啊小穷酸，
当场立据快退亲！

（白）将韩原叫进来。

二：韩姑爷，请进来！

原：（上）哼！

泰：这小小的礼单，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，张二，拿去他看。

二：韩姑爷看吧！

原：待我看来！哼！哼！哼……（想撕）

二：韩姑爷，你不要，你不要……（接过红帖，另将假帖给原）啊呀，你……你别撕，你别撕……（韩原撕假帖）
舅外爷，他他他……他将礼单撕碎了！

泰：大胆韩原，竟敢如此无理！

原：呸！（旁唱）

看罢礼单恼在心，
泰连玉作事太欺人，
不该订下借粮计，

把我誑到他家門，
說是借糧他不借，
逼我韓原來退亲。
有心把亲退了罢，
难舍西樓意中人，
如要不把亲来退，
冤家对头难上門。

低下头来暗思想——（行絃）

二：員外爷，我当他是满肚子長牙，鬧了半天，他却装了个一肚子什么不是！哈……

秦：顧不的說这些了！

原：噢噢噢……（唱）

一言提醒我夢中人，
回头开言高声罵，
势利眼睛财迷心，
你仗着地多錢又广，
欺压我韓原受苦的人。
烏云不能常遮日，
寒冬过去就是春，
我穷不能穷到底，
你富也不能扎下根。
你好比：
横行的螃蟹逞霸道；
你好比：
深山的惡虎伤害人。
不怕你权势豪大家財富，
我咬定牙关不退亲！

秦：可惱！（唱）

罵声穷酸好大胆，
眼珠子生銹看不見天，
此处非是破寒窑，
敢在我面前乱胡言。
張二快把驢子备，
我要到城里去見官，
当堂花上九兩九，
背后扎上三兩三，
大老爷受了我的賄，
鉄板釘釘难改变，
把你活活的按在棺材里，
叫你有口难分辯！

原：呀呸！（唱）

千条大河归海洋，
万山叢嶺起地上，
冤有头来債有主，
一手哪能遮太阳，
任凭你走遍天下把我告，
我和你手挽手地上大堂！

秦：嘿！（唱）

衙門的大門朝南开，
有理沒錢別进来。
大老爷坐在堂中間，
三班衙役兩边排，
我花钱鑄个銀子碗，
把个大堂扣起来，